

鄖中集輿中集



(清)周開謨著

陳萬卿整理

鄭中集
輿山
集

廣陵書社

中國·揚州

圖書在版編目(CIP)數據

鄭中集 與中集 / (清)周開謨著;陳萬卿整理. —揚州:廣陵書社,2009.6

ISBN 978-7-80694-468-4

I.鄭… II.①周…②陳… III.古典詩歌-作品集-中國-清代 IV.I222.749

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(2009)第 104285 號

鄭中集 與中集 (全一冊)

著者 (清)周開謨著 陳萬卿整理

責任編輯 劉棟

出版發行 廣陵書社

地址 揚州市文昌西路雙博館 二二五〇二二

電話 (〇五一四)八五二二八〇八八 八五二二八〇八九

印次 刷 揚州文津閣古籍印務有限公司

版次 二〇〇九年六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

印數 一一五〇〇

標準書號 ISBN 978-7-80694-468-4

定價 壹佰貳拾元整

周開謨其人其詩

一

《鄖中集》、《輿中集》，是清朝河南汜水縣（今屬滎陽市）人周開謨寫的兩部詩集。

周開謨，字叔猷，號廣巖。生於清乾隆二十八年（一七六三年）九月十三日，約卒於清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年）後。『天性孝友，母疾，數月不解衣』（《重修汜水縣志·周開謨》）。乾隆五十四年（己酉，一七八九年），《重修汜水縣志》誤作乙酉）二十六歲舉鄉試第一（解元），嘉慶四年（己未，一七九九年，《重修汜水縣志》誤作乾隆乙丑）三十六歲中二甲六十一名進士（《明清進士題名碑錄》）。由進士點翰林院庶吉士，散館分禮部。嘉慶十年（一八〇五年）六月任禮部祠祭司主事，嘉慶十六年（一八一一年）五月任禮部員外郎，嘉慶十七年

（一八一二年）二月升禮部
九年（一八一四年）閏二月
官員履歷檔案全編·周開謨
祖旭《魏聯奎哀啓》。嘉慶
却鹽商贊金，陋弊一清。修
獄以哀矜爲主，俗尚健訟，
之民紛紛沿途至館謝之。
『冬月俸滿，行取引見』，次
（一八二三年）『三月回任』
課子，長吏罕見其面，邑宰
大略如此。

周氏明初遷自山西洪洞，自遷汜以來，耕讀傳家，代有名人。據《周氏家譜》和地方志書所載，四世周道，明弘治九年（一四九六年）進士。五世周輅，任宿州知州。六世周應聘，歲貢生，任寧晉主簿，督修南京皇陵，升吏部員外郎。十一世周宗武，字篤生，庠生。尤嗜學，延師教子，有古實氏風，邑令潘恩光表之曰「義方堪式」。十二世周三重，字百同，號慎齋，乾隆三十三年（一七六八年）舉人。品學兼優，教授生徒，成就多人，一時知名之士，多出其門。於邑中公益，多所捐輸和參與。

周三重爲周開謨之父，開謨母李氏，生開沅、開昭、開謨、開誥兄弟四人。開沅字孟濤，歲貢生，授修職郎。開昭（一七五一—一八一五年），字仲旭（《教思碑》作仲晦），號廣崖，歲貢生。「性孝友，資穎異，恪守庭訓，篤學不倦，尤邃於四子書理，細研詳批，紙無餘地。一時傳寫，競以爲珍寶。他如經史子書，皆

興中集

手抄熟誦，而醫方命學，
『年十八入邑庠，弱冠食
難弟之譽。』設館授徒，『
教思碑記』開誥，字季生
八年（一八二八年）舉人

周開謨有子四，志丞

嘉慶十五年（一八一〇年）

年（一八一〇年）副榜（《

號巖阿，庠生。志禮，字

貢，咸豐元年（一八五一

一門之內科第聯翩，爲邑

周開謨『博通經史，所作詩文心平氣和，無一字無來歷』，『主文會，衆推重之』，『有《燕中集》、《鄖中集》付梓行世。』（《重修汜水縣志·周開謨》）詩集《燕中集》當著於任職京城時，未見。民國十七年（一九二八年）《重修汜水縣志》載有周開謨之詩而漏載周開謨之名，這些詩均出自《鄖中集》、《輿中集》，難道《燕中集》中竟無一詩人志書編修者之法眼？或《燕中集》未付梓行世，而志書所云『付梓行世』爲筆底烟雲？

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年）春，周開謨任德安知府。德安府治所在今湖北安陸，此地爲春秋時鄖國之地，唐名安州，北宋末置德安府，元明清因之。故周開謨將任內所作詩集命爲《鄖中集》。由德安進京述職，再由京回任，路途之中作有《輿中集》。《重修汜水縣志》雖選有《輿中集》中之詩，而編纂者却隻字未及《輿中集》，不知何故。

周開謨出任德安知府在嘉慶二十年（一八一五年），其《興中集》一詩題云：「乙亥春莅郡。」乙亥即嘉慶二十年。光緒十六年（一八九〇年）《德安府志》亦記「周開謨，河南汜水進士，嘉慶二十年任」德安知府。周開謨回任的時間，當地志書記載不詳，光緒《德安府志》記其繼任者「孫仲清，道光二年任」。然而，周開謨《興中集·自序》云：「予於道光元年辛巳冬月俸滿，行取引見，壬午正月卸事。因公羈省，奉差之黃、之蘄，至十月，始由武昌請咨入都，癸未三月回任。」癸未爲道光三年（一八二三年），道光三年三月回任德安知府，且有詩作記錄去任回任情景，是不會有錯的。光緒《德安府志》言周之繼任者孫氏「道光二年任」是錯誤的。至於周開謨又回任德安幾年，則無從知之。

《重修汜水縣志·唐宋元明清進士表·周開謨》欄中記周開謨「翰林院編修，散館分禮部，由郎中放德安知府，升漢黃德道」。而該志《周開謨傳》中未言

其曾任漢黃德道事。其村中一碑，因壓於牆基中，僅見「德安知府周老夫子諱開謨」數字及碑左題名，似是教思懿行碑之類，未見有任漢黃德道事。《湖北通志》亦未載周任漢黃德道一職。汜水《周氏家譜》亦未記載升漢黃德道事。周開謨是否任漢黃德道一職，存疑。

我們見到的《鄖中集》、《興中集》均合訂，共分四卷，其中《鄖中集》三卷，《興中集》一卷，刻印於清道光十一年（一八三一年）。周開謨之子志承、志林、志禮校刊。《鄖中集》除曹肅論序及周開謨自序，《興中集》除周開謨自序外，周開謨這三個兒子均未置一辭，大概是因爲此時周開謨尚在世之故。按其統計，兩詩集共有五古十七首，七古二十八首，五絕五首，七絕一百一十首，五律六十首，七律一百七十五首，合計三百九十五首。這是目前所知有清一代滎陽存詩最多的詩人。

除《鄖中集》、《輿中集》所存周開謨詩作外，《重修汜水縣志》中保存有其所作《崇祀忠義祠配公趙先生紀行詩》一首，《重修白衣堂記》、《火帝真君金妝聖像記》文兩篇及楊淮《中州詩鈔》中保存周開謨對聯一副。在周開謨後人周祖興先生所捐周開謨遺物中，有一嘉慶十四年（一八〇九年）誥封周開謨祖父周宗武、祖母王、李氏之誥命，周開謨後人周東升先生復提供王煜贈周開謨詩冊殘頁，此皆爲研究周開謨生平、詩作之珍貴材料，亦應存之，故補錄於後，讀者鑒之。（陳萬卿）

二

周開謨在其《鄖中集·序》裏說「詩以言情」也。這同古人「詩言志」、「詩者，根情」之論并無二致。然而周開謨又根據自己德安知府的地位身份，接着說：「無情不可以理民，無詩無以理情。」原來他所需要的是一種「理民」，即治理老

百姓所需要的那種「情」。在他看來，治理人民（即古人所云「牧民」）是需要一種迥別乎常人的情感的，而詩則是「理情」即理調情感的重要工具。然而「理情」又決非詩這種文學樣式所能擔負起來的。因為「理情」首先是一種理性的思維活動，通過這種理性思維活動，纔有可能將周開謨自己所說的「逸」、「枯」、「蕩」、「乖」、「俗」等情調理過來，使之歸之於「和樂」、「鬱勃」、「哀矜」、「纏綿」及勸農、勉學等職務活動時所需要的那種情感。換句話說，周開謨詩裏所表達的情感是經過一番理性思維活動的過濾的。「溫柔敦厚，詩教也。」（《禮記·經解》）統觀周開謨的詩，正是遵循這樣的詩教寫出來的。

從這樣的詩教出發，他的詩對當時社會現實生活反映的寬闊度就不能不受限制，所表達的思想情感就不能不被一些條條框框所拘囿。同周開謨同科中第、同人詞苑，還曾同官知府的廣東人宋湘，就大不同於周開謨。嘉慶四年

(一七九九年)春闈發榜以後，宋湘、周開謨恐怕都要衣錦還鄉借機南下了。當宋湘南下時，途經遭受大旱的河南，他寫下了《河南道中書事感懷》五首五律。其一首云：

十日河南路，年荒不忍看。青苗收藁易，黃土葬人難。不雨自何日？有田同一嘆。草根能幾把，過客亦登盤。

又一首云：

亦知死不遠，且復望生逃。道路無人哭，青黎有夢操。乞錢中婦恥，賤賣小兒號。恨不冥相見，人間竟爾曹。

當然，我們在這裏并不是要求周開謨必須寫什麼，不能寫什麼，而是說恪守那樣詩教的周開謨是不可能寫出這樣的詩來的，因為若如此，那就大違聖賢之教，既不「溫柔」，也不「敦厚」了。

其實，在《郎中集》、《興中集》中，周開謨也有同其同年宋湘《河南道中書事感懷》相類的詩，雖然僅此一首。那就是他在德安知府任上寫的《田家婦》：

種麥麥有芒，種稻稻有秧。爲稻先蓄水，爲麥早築場。全家力不給，沿街雇侯疆。婦人饑南畝，中夜謀酒漿。阿姨清晨至，行色好倉皇。繭成無人摘，倩我爲添筐。爾家蠶未罷，我家農正忙。大男去飼犢，小男去牧羊。丈夫起更早，長市糴米糧。我麥苦已焦，我秧苦已黃。室中更無人，大田一任荒。敬謝阿姨去，草草理晨妝。吏胥門前呼，形勢更猖狂。舊稅尚無着，新課亦難搪。質我頭上釵，典我篋內裳。丈夫日暮返，明日又公堂。

像這樣的農戶雇得起「侯疆」（短工），謀得起「酒漿」，在當時的農村中決不會太多。雖然農時一家大小齊上陣，但也同樣苦於賦稅繁苛。舊賦無着，新

稅又添，『質釵』、『典裳』是否可以『塘』得，那就很難說了。『丈夫日暮返，明日又公堂』，前途未卜，不能不使人憂思百端。全詩純用白描，平鋪直叙，不多修飾形容，從『阿姨清晨至』到篇末皆爲田家婦人聲口，仿佛是回家婦人向人訴說愁腸。畢形畢肖，如見其人，如聞其聲，最後兩句尤其引人深思。這樣人家尚且如此拮据度日，那麼占農村大多數的貧弱農戶，他們的日子豈不是比此更加愁苦淒慘嗎！整首詩寫得含而不露、怨而不怒，如果將其同白居易『惟歌生民病，願得天子知』的諷諭詩放在一起，我想是不會太遜色的。

在周開謨占不小分量的其他描寫底層人民生活的詩裏，却是一片和諧、閑適、安逸的風光，簡直是到了一個美妙無比的無差別境界，處處充滿了詩情畫意。

無冬無夏一肩蓑，牛背斜騎下曲阿。水舍山村殘照處，笛聲吹出晚雲

多。（《牧童》）

綠水彎彎送棹歌，漁人鼓枻樂如何。千團飛絮雲堆笠，百筐明珠雨綴蓑。此日傾囊拼酒醉，前宵舉網得魚多。蘆花深處搖舟去，笑指溪頭安樂窩。

（《漁人》）

這就是他筆下的牧童和漁父。至于莊戶人家，那更是『無限江天隨意買，風光盡屬野人家』（《田家》），這些詩就藝術而言確乎是好詩，然而『田家秋作苦，鄰女夜春寒』（李白《宿五松山下荀媪家》），他知道嗎？『君看一葉舟，出沒風波裏』（范仲淹《江上漁者》），漁人的性命懸於風波之上，他知道嗎？牧童不適田主意，挨罵挨打又受氣，他知道嗎？想來，同樣從農村走出來，見多識廣、學問賅博的周開謨是都知道的。就像當年與宋湘同科中第、同人詞苑，而後都將衣錦還鄉，先後南下，而宋湘路過河南見到了那樣的情景，聽到了那樣的聲

